

楞伽大义今释

中国神秘文化研究丛书

南怀瑾 著



“楞伽印心”，禅宗五祖以前，用它来验证学人是否开悟，书中有一百零八个人生思想哲学问题，是唯识学宝典。解析唯心、唯物矛盾的佛典。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B942.1
4

9061a
D729 6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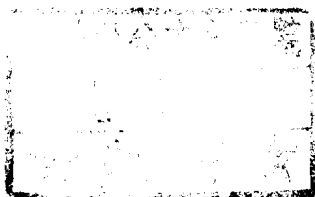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神秘文化研究丛书

楞伽大义今释

南怀瑾 著



200034630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60 号

责任编辑:李音祚

封面设计:李 睦

责任校对:李 菡

责任印制:田 红

中国神秘文化研究丛书

楞伽大义今释

南怀瑾 著

*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(邮编 100088)
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0.25 字数:257千
1993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3次印刷

ISBN7—303—02237—6/G·1422

定价:8.00元

编者的话

中国神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，对它的系统研究可以说还刚刚开始。

对许多现代人，尤其是青年人来说，由于在古文阅读方面的困难，面对着密义深奥的文化宝库，每每望洋兴叹。

有些抱着强烈的功利意识求玄求妙之人，往往因一念之差误入歧途，盲修瞎炼，堕入迷信的陷阱而不能自拔。因被歪曲了的宗教所误而精神失常、家破人亡者亦不在少数。

有感于此，我们希望能够出版这样一套丛书，它能起到以正知正见导正人心的作用，并以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的语言破除迷信，揭开神秘文化的面纱，使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和深入研究这一文化现象。

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，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、传奇性的证悟经历和通达的智慧，享誉海内外。他以那独特的雅俗共赏、风趣幽默的语言，广开方便之门，使我们面对着深奥难懂的佛经，如数家珍，豁然贯通。

我们征得南怀瑾先生的同意，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正式授权，在大陆再版南先生的《金刚经说什么》，《圆觉经略说》，《楞严大义今释》，《楞伽大义今释》，《如何修证佛法》五部有关佛学方面的经典著作。将原书的竖排改为横排，繁体字一律改为简体字。对原书内容未作增删，只作了个别字词的修改。

我们期待着这套丛书，能够给那些正在探索生活的意义，渴望体面地生存的人们，带来一点心灵的启迪。

楞伽经大乘性宗顿教四十一法门

浙水慈云沙门续法述

-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一诸识生灭 | 二藏识境界 | 三有无妄计 |
| 四顿渐净流 | 五常不思議 | 六建立诽谤 |
| 七空无生性 | 八如来藏性 | 九四大修行 |
| 十诸法因缘 | 十一言说分别 | 十二远离四句 |
| 十三大般涅槃 | 十四分别缘起 | 十五常声依幻 |
| 十六四果差别 | 十七圣智一乘 | 十八意成身相 |
| 十九五无间业 | 二十诸佛体性 | 廿一四等密意 |
| 廿二依二密法 | 廿三法离有无 | 廿四宗趣言说 |
| 廿五虚妄分别 | 廿六善于语义 | 廿七迷执解脱 |
| 廿八智不得境 | 廿九勿习世论 | 三十涅槃差别 |
| 卅一如来觉性 | 卅二不生不灭 | 卅三拣别无常 |
| 卅四入灭现证 | 卅五常无常义 | 卅六蕴处生灭 |
| 卅七四法差别 | 卅八佛如恒沙 | 卅九诸法刹那 |
| 四十如来变化 | 四一遮断食肉 | |
| 颂曰 四十一门离 | 一百八句遣 | |
| 法相非非尽 | 真性顿然显 | |

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序

朝议大夫直龙图阁权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盐矾兼发
运副使上护军赐紫金鱼袋蒋之奇撰

之奇尝苦楞伽经难读。又难得善本。会南都太子太保致政张公施此经。而眉山苏子瞻为书而刻之。板以为金山常住。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。持以见寄。之奇为之言曰。佛之所说经。总十二部。而其多至于五千卷。方其正法流行之时。人有闻半偈得一句而悟入者。盖不可为量数。至于像法末法之后。去圣既远。人始溺于文字。有人海算沙之困。而于一真之体。乃漫不省解。于是有祖师出焉。直指人心。见性成佛。以为教外别传。于动容发语之顷。而上根利器之人。已目击而得之矣。故云门至于骂佛。而药山至戒人不得读经。皆此意也。由是去佛而谓之禅。离义而谓之玄。故学佛者必诋禅。而讳义者亦必宗玄。二家之徒更相非。而不知其相为用也。且禅者六度之一也。顾岂异于佛哉。之奇以为禅出于佛。而玄出于义。不以佛废禅。不以玄废义。则其近之矣。冉求问闻斯行诸。孔子曰闻斯行之。子路问闻斯行诸。曰有父兄在。如之何其闻斯行之。

求也退，故进之。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说岂有常哉。救其偏而已。学佛之敝，至于溺经文，惑句义。而人不体玄，则言禅以救之。学禅之敝，至于驰空言，玩琦辩。而人不了义，则言佛以救之。二者更相救，而佛法完矣。昔达摩西来，既已传心印于二祖。且云吾有楞伽经四卷，亦用付汝。即是如来心地要门。令诸众生开示悟入。此亦佛与禅并传，而玄与义俱付也。至五祖始易以金刚经传授。故六祖闻客读金刚经，而问其所从来。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五祖山来。五祖大师常劝僧俗，但持金刚经，即自见性成佛矣。则是持金刚经者始于五祖。故金刚以是盛行于世，而楞伽遂无传焉。今之传者，实自张公倡之。之奇过南都谒张公，亲闻公说楞伽因缘。始张公自三司使翰林学士出守滁。一日入琅琊僧舍，见一经函，发而视之，乃楞伽经也。恍然觉其前生之所书，笔画宛然。其殆神先受之甚明也。之奇闻羊叔子五岁时，令乳母取所弄金环。乳母谓之，汝初无是物。祐即自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木中探得之。主人惊曰，此吾亡儿所失物也。云何持去。乳母具言之。知祐之前身为李氏子也。白乐天始生七月，姆指之无两字。难试百数不差。九岁谙识声律。史氏以为笃于才章。盖天稟然。而乐天固自以为宿习之缘矣。人之以是一真不灭之性，而死生去

来于天地之间。其为世数。虽折天下之草木以为筹箸。不能算之矣。然以沦于死生。神识疲耗。不能复记。惟圆明不昧之人知焉。有如张公以高文大册。再中制举。登侍从。秉钧轴。出入朝廷逾四十年。风烈事业播人耳目。则其前身尝为大善知识。无足疑者。其能记忆前世之事。岂不谓信然哉。故因读楞伽新经。而记其因缘于经之端云。

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序

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
绯苏轼书

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。先佛所说微妙第一真实了义。故谓之佛语心品。祖师达摩以付二祖曰。五观震旦所有经教。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。祖祖相授以为心法。如医之难经。句句皆理。字字皆法。后世达者神而明之。如盘走珠。如珠走盘。无不可者。若出新意。而弃旧学以为无用。非愚无知。则狂而已。近岁学者各宗其师。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。自谓了证。致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。争谈禅悦。高者为名。下者为利。余波末流。无所不至。而佛法微矣。譬如俚俗医师。不由经论。直授方药。以之疗病。非不或中。至于遇病辄应。悬断死生。则与知经学古者。不可同日语矣。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。或捷于古人。因谓难经不学而可。岂不误哉。楞伽义趣幽眇。文字简古。

读者或不能句。而况遗文以得义。忘义以了心者

乎。此其所以寂寥于世.几废而仅存也。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安道。以广大心。得清净觉。庆历中尝为滁州。至一僧舍.偶见此经。入手恍然.如获旧物。开卷未终。夙障冰解。细视笔画。手迹宛然。悲喜太息。从是悟入。常以经首四偈.发明心要。轼游于公之门三十年矣。今年二月过南都。见公于私第。公时年七十九。幻灭都尽。惠光浑圆。而轼亦老于忧患。百念灰冷。公以为可教者。乃授此经。且以钱三十万。使印施于江淮间。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。印施有尽。若书而刻之则无尽。轼乃为书之。而元使其侍者晓机.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。遂以为金山常住。

元丰八年九月九日

序

佛经难读，佛经中楞伽经尤难读，苏子瞻曾言楞伽义趣幽渺，文字简古，读者或不能句，而况遗文以得义，忘义以了心者乎。传曰，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。中土儒家，由汉及宋，程朱陆王，聚讼纷纭及于千载。譬之佛学，其犹去佛而禅，离义而玄，所谓胜义有与毕竟空者，门户主奴，至今未尝稍戢者乎。昔达摩西来，既已传心印于二祖，且言吾有楞伽经四卷，亦用付汝，即是如来心地要门，令诸生开示悟入。盖楞伽奥义，本为融通性相，指示空有不异，不仅唯识学者，必须精究深习。性宗大德，更应体察达摩印心之语，勤为修证。吾尝言文学与宗教，其体与质常为术与用所朦胧掩蔽，而不易窥其真正面目。若宗教文学中佛典高文，迷离放诞，其弊尤甚。曩者童蒙授读两京三都诸赋，每言如入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。昏沉徜徉，莫知究竟。若以佛典中华严楞伽诸经观之，则汪洋千顷，浩浩乎不知其畔岸，盖视庄马扬班诸子尤云泥焉。虽然，先圣微言大义，爬梳抉剔，皮脱骨露，精微要旨，无不莹然照耀，使学者取之不尽，悟证无穷。南居士怀公今继楞严大义今释，续著是书，盖为未来千百世有心求道者尽其锄耰之力，为悉去其荆棘秽穢，将以良田万顷，金珠玉粒，贻传于后之来者。大善智识之愿力，所以觉世而宏道者，功德为无量矣。六年前楞严大义今释付梓之日，予既为文跋其书末，六年以来，奇岩精舍之经筵不辍，顽钝如予，曾不以忧患稍挫其精进，而辱公不弃以为可进于道者，彷徨顶礼，因纪其因缘于书端云。

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沧波居士程中行序

• 1 •

自叙

(一)

楞伽经，它在全部佛法与佛学中，无论思想、理论或修证方法，显见都是一部很主要的宝典。中国研究法相唯识的学者，把它列为五经十一论的重心，凡有志唯识学者，必须要熟悉深知。但注重性宗的学者，也势所必读，尤其标榜传佛心印、不立文字的禅宗，自达摩大师东来传法的初期，同时即交付楞伽经印心，所以无论研究佛学教理，或直求修证的人，对于楞伽经若不作深入的探讨，是很遗憾的事。

楞伽的译本，共有三种：

①宋译（西元 443 年间刘宋时代）：求那跋陀罗翻译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，计四卷。

②魏译（西元 513 年间）：菩提流支翻译的入楞伽经，计十卷。

③唐译（西元 700 年间）：实叉难陀翻译的大乘入楞伽经，计七卷。

普通流行法本，都以宋译为准。

本经无论哪种翻译，义理系统和文字结构，都难使人晓畅了达。前人尽心竭力，想把高深的佛理，译成显明章句，要使人普遍明白它的真义，而结果愈读愈难懂，岂非背道而驰，有违初衷。有人说：佛法本身，固然高深莫测，不可思议，但译文的艰涩，读之如对海上三山，可望而不可及，这也是读不懂楞伽经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其实，本经的难通之处，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译文的晦涩，因为楞伽奥义，本为融通性相之学，指示空有不异的事理，说明理论与修证的实际，必须通达因明（逻辑），善于分别

法相，精思入神，归于第一义谛。同时要从真修实证入手，会之于心，然后方可探骊索珠，窥其堂奥。

无论中西文化，时代愈向上推，所有圣哲的遗教，大多是问答记录，纯用语录体裁，朴实无华，精深简要。时代愈向后降，浮华愈盛，洋洋洒洒，美不胜收，实则有的言中无物，使人读了就想忘去为快。可是习惯于浮华的人，对于古典经籍，反而大笑却走，真是不笑不足以道了。楞伽经当然也是问答题材的语录体裁，粗看漫无头绪，不知所云，细究也是条分缕析，自然有其规律，只要将它先后次序把握得住，就不难发现它的系统分明，陈义高深。不过，读楞伽极需慎思明辨，严谨分析，然后归纳论据，融会于心，才会了解它的头绪，它可以说是一部佛法哲学化的典籍（本经大义的纲要，随手已列了一张体系表）。他如解深密，楞严经等，条理井然，层层转进，使人有抽丝剥茧之趣，可以说是佛法科学化的典籍。阿弥陀、无量寿观及密乘等经，神变难思，庄严深邃，唯信可入，又可以说是佛法宗教化的典籍。所以研究楞伽，势须具备有探索哲学、习惯思辨的素养，才可望其涯岸。

楞伽经的开始，首先由大慧大士随意发问，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，其中有关于人生的、宇宙的、物理的、人文的，如果就每一个题目发挥，可以作为一部百科论文的综合典籍，并不只限于佛学本身的范围。而且这些问题，也都是古今中外，人人心目中的疑问，不只是佛家的需求。倘使先看了这些问题，觉得来势汹涌，好像后面将大有热闹可瞧，谁知吾佛世尊，却不随题作答，信手一搁，翻而直截了当地说心、说性、说相，依然引向形而上的第一义谛，所以难免有人认为大有答非所问的感觉。实则，本经的宗旨，主要在于直指人生的身心性命，与宇宙万象的根本体性。自然物理的也好、精神思想的也好，不管哪一方面的问题，都基于人们面对现实世界，因现象的感觉或观察而来，这就是佛法所

谓的相。要是循名辨相，万汇纷纭，毕竟永无止境。即使分析到最后的止境，或为物理的，或为精神的，必然会归根结底，反求之于形而上万物的本来而后可。因此吾佛世尊才由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识、二无我，加以析辨，指出一个心物实际的如来藏识作为总答，此所以本经为后世法相学者视为唯识宗宝典的原因。

(二)

自佛灭以后，唯识法相之学，随时代的推进而昌明鼎盛，佛法大小乘的经论，也可以纯从唯识观点而概括它的体系。不幸远自印度，近及中国，乃至东方其他转译各国的佛学，却因此而有“胜义有”与“毕竟空”的学术异同的争论，历两千余年不衰，这诚非释迦当初所乐闻的。殊不知如来藏识，转成本来净相，便更名为真如，由薰习种性，便名为如来藏，此中毕竟无我，非物非心，何尝一定说为胜义之有呢？所以在解深密经中，佛便说：“阿陀那识甚深细，一切种子如瀑流。我于凡愚不开演，恐彼分别执为我。”同一道理，佛说般若方面，一切法如梦如幻，无去无来，而性空无相，又真实不虚，他又何尝定说为毕竟的空呢？倘肯再深一层体认修证，可谓法相唯识的说法，却是破相破执，才是彻底说空的佛法。般若的说法，倒是老实称性而谈，指示一个如来自性，跃然欲出呢！

但无论如何说法，佛法的说心说性，说有说空，乃至说一真如自性，或非真如自性；它所指形而上的体性，如何统摄心物两面的万有群象？乃至形而上与形而下物理世界的关系枢纽，始终没有具体地实说。而且到底是偏向于唯心唯识的理论为多，这也是使人不无遗憾的事。如果在这个问题的关键上，进一步剖析得更明白，那么，后世以至现代唯心唯物哲学观点的争辩，应该已无必要，可以免除世界人类一个长期的浩劫，这岂不是人文思想的一件大事吗？唐代玄奘法师曾经著八识规矩颂，归纳阿赖耶

识的内义，说它“受熏持种根身器，去后来先做主公。”而一般佛学，除了注重在根身，和去后来先做主公的寻讨以外，绝少向器世界（物理世界）的关系上，肯做有系统而追根究底的研究，所以佛法在现代哲学和科学上，不能发挥更大的光芒。也可说是抛弃自家宝藏不顾，缺乏科学和哲学的素养，没有把大小乘所有经论中的真义贯串起来，非常可惜。如果稍能摆脱一些浓厚而无谓的宗教习气，多向这一面着眼，那对于现实的人间世，和将来的世界，可能贡献更大；我想，这应该是合于佛心，当会得到吾佛世尊的会心微笑吧！倘使要想向这个方向研究，那对于华严经与瑜伽师地论等，有关于心识如何建立而形成这个世界的道理，应该多多努力寻探，便会不负所望的。

反之，说到参禅直求修证的人，最容易犯的毛病，就是通宗不通教，于是许多在意根下立定足根，或在独影境上依他起用，就相随境界而转；或著清静、空无，或认光明、尔焰；或乐机辩纵横；或死守古人言句。殊不知参禅，也仅是佛法求证的初学入门方法，不必故自鸣高，不肯印证教理，得少为足，便以为是。这同一般浅见误解唯识学说者，认为“诸法无自性”、或“一切无自性”，自己未加修证体认，便说禅宗的明心见性是邪说，都同样犯了莫大的错误。须知“诸法无自性”、“一切无自性”，这个观念，是指宇宙万有的现象界中，一切形器群象，或心理思想分别所生的种种知见，都没有一个固定自存，或永恒不变的独立自性。这些一切万象，统统是如来藏中的变相而已，所以说它“无自性”。华严经所谓：“一切皆从法界流，一切还归于法界”，便是这个意思。如有人对法相唯识的著作或说法，已经有误解者，不妨酌加修正，以免堕在自误误人、错解佛法的过失中，我当在此合掌曲躬，殷勤劝请。

(三)

中华民国四十九年（一九六〇），月到中秋分外明的时候，楞严大义的译述和出版，初次告一段落，又兴起想要著述楞伽大义的念头。有一天，在北投奇岩精舍讲述华严会上，杨管北居士也提出这个建议，而且他的夫人方菊仙女士，发心购赠两支上等钢笔，回向般若成就。因缘凑泊，就一鼓作气，从事本书的译述。自庚子重阳后开始，历冬徂春，谨慎研思，不间寒暑昼夜，直到五十年（一九六一）六月十二日，夏历岁次辛丑四月二十九日之夜，粗完初稿。在这七八个月著述的过程中，覃思精研，有难通未妥的地方，唯有宴坐入寂，求证于实际理地，而得融会贯通。那时我正寓居一个菜市场，环境喧闹，腥臊污秽堆积，在五浊陋室的环境里，做此佛事，其中况味，忆之令人哑然失笑！处于这种情景十多年来，已能习惯成自然，而没有净秽的拣别了。只有一次冬夜挥毫，感触正法陵夷，邪见充斥，人心陷溺的现况，却情不自禁，感作绝句四首，题为庚子冬夜译经即赋，虽如幻梦空花，姑录之以为纪念。其一：风雨漫天岁又除。泥涂曳尾说三车。崖巉未许空生坐。输与能仁自著书。其二：灵鹫风高梦里寻。传灯独自度金针。依稀昔日祇园会。犹是今宵弄墨心。其三：无著天亲去未来。眼前兜率路崔嵬。人间论义与谁证。稽首灵山意已摧。其四：青山入梦照平湖。外我为谁倾此壶。彻夜翻经忘已晓。不知霜雪上头颅。

本书的著述，参考楞伽三种原译本，而仍以流通本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为据，但译义取裁，则彼此互采其长，以求信达。遇有觉得须加申述之处，便随笔自加附论标记，说明个人的见解，表示只向自己负责而已。后来有人要求多加些附论，实在再提不起精神了。这次述著，除了杨管北居士夫妇的发心外，还有若干人的出力，他们的发心功德，不可泯灭。台大农化系讲师朱文

光，购赠稿纸千张，而且负责誊清和校对，查订附加注解，奔走工作，任劳任怨，虽然他向来缄默无闻，不违如愚，但这多年来，旦夕相处，从来不因我的过于严格而引生退意，甚之，他做了许多功德事，也是为善无近名的。但到本经出版时，他已留学美国，来信还自谓惜未尽力。其余如师大学生陈美智、汤珊先，都曾为誊稿抄写出过力。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生吴怡，也曾为本书参加过润文，和提出质疑的工作。韩长沂居士负责出版总校对。最后，程沧波居士为之作序。这些都是和本书著述完成及出版，有直接关系的人和事，故记叙真相，作为雪泥鸿爪的前尘留影。

本书述著完成以后，对于文字因缘，淡到索然无味，也许是俱生秉赋中的旧病，素来作为，但凭兴趣，兴尽即中途而废，不顾任何诟责，或者因人过中年，阅历愈深，遇事反易衰退，故原稿抄好一摞，首尾又是四年了。在这四年中间，也写作过儒、道两家的一些学术著作，但都是时作时辍，兴趣索然。甚之觉得著述都是多余的事，反而后悔以前动笔的孟浪。每念德山禅师说的：“穷诸玄辩，若一毫置于太虚。竭世枢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。”实在是至理名言，很想自己毁之为快。引用佛家语来说，可谓小乘之念，随时油然而生，故对本书的出版，一延再延。今年春正，禅集法会方毕，杨管北居士又提出此事，并且说：为回向他先慈薛太夫人，要独自捐资印刷本书五千部，赠送结缘，藉资冥福，所以今日才有本书的问世。始终成其事者，为杨管北居士，经云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”我但任兴而为，得失是非，都了不相涉，只是对本书译文，仍然不如理想的畅达，确很遗憾。倘使将来触动修整的兴趣，再为本书未能尽善的缺憾处，重作一番补过工夫。但排印中间，又为误罹目疾而耽搁了七八个月，深感业重障深，藏事之难。本来要替本经与唯识法相的关系，及性相两宗的互通之处，作一篇简单的纲要，但又觉得多事著述，徒费笔